

军眼观察

感”，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一国际战略和安全论坛频频聚焦“不确定性”，集中反映出其对现状的深度困惑和对前景的普遍担忧。正如《2022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所说的，在多重危机挑战的影响下，西方国家感到力不从心，失去把控能力和决心。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国家在危机处置中的“无助感”事出有因。

近年来，西方国家深陷一系列国家治理危机，表现为政治趋向保守、经济滞胀严重、民粹主义盛行等。西方国家防治新冠肺炎疫情不力，贫富差距与社会对立加深，再加上制度空转、实力虚化，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介入国际或区域危机处置的信心。

而且，面对起伏动荡的局势，西方各国都有自己的盘算，大多时候都是面和心不和，很难形成统一立场、实现一致行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严重裂痕。一直是西方“家庭聚会”的慕安会，一度变成声讨美国单边主义的宣讲台。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试图重建跨大西洋关系，但从仓促撤军阿富汗到截留他国抗疫物资，再到利用乌克兰问题搅动地区安全局势，一再做出罔顾欧洲盟友利益的举动。这不由让人想起欧洲理事会前主席图斯克的那句名言——有美国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

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自身就是许多危机的始作俑者。长期以来，有的西方国家未能摆脱过时的冷战思维和对抗观念，在国际事务中热衷于单边主义，为一己之私而肆意破坏国际体系。其手段，或是施以长臂管辖，或是进行单边制裁，或是煽动颜色革命，或是直接诉诸武力。如此种种，严重破坏了国际法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还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对国际或区域危机深感“无助”，看似在以某种“悲悯”的方式表达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意愿，背后却隐藏着丢掉曾经高高在上的政治和文化优越感的失落。西方国家要努力摆脱这种“无助感”，潜台词就是想继续维持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继续以单边和霸权方式处置危机与冲突，维持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这种“无助感”，与其说是面对乱局的无助，不如说是对“昨日难以重现”的哀鸣。西方国家尤其是个别霸权国家要摆脱这种“无助感”，与其说是对国际秩序的修复，不如说是妄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无谓抗争。

不论西方国家是否承认，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政策执行力等正在下降，它们在国际事务中一手遮天的局面已经悄然改变。要想摆脱“集体无助感”，必须寻找新的路径，那就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平等互信、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更加繁荣稳定、公平公正的世界。如果西方国家不愿放弃旧有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未来注定还会产生更多的“无助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许海云

「集体无助感」背后的根源

西方国家自身就是许多危机的始作俑者，在多重危机挑战的阴影下，西方国家普遍感到力不从心、「集体无助」。殊不知，

不久前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集中讨论了乌克兰冲突、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粮食危机等问题。与以往在国际场合趾高气扬、指指点点等做法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有关国家在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外自曝“家丑”，大倒苦水，其言行颇符合会前发布的《2022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为本次会议定下的主题——“集体无助感”。

回顾近几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从2018年呼吁“危机边缘，悬崖勒马”，到2019年就国际秩序问题提出“谁来拼起碎片”；从2020年和2021年聚焦“西方缺失”，到今年提出“摆脱无助

法国撤军马里对非洲反恐形势的影响

李瑞景 王毅



上图：法军在萨赫勒地区执行军事行动。

左图：法军在萨赫勒地区轮换部队进入战场。

资料图片

2月1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由于马里过渡政府的阻碍，在当前政治、行动和法律条件下，无法有效履行其在萨赫勒地区反恐斗争中的军事承诺，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部队将从马里撤军。

这一消息立即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已在萨赫勒地区进行了9年反恐作战的法国何以至此？法国撤军又将如何影响非洲的反恐形势走向？

从“薮猫行动”到“新月形沙丘行动”

马里曾是法国殖民地，与法国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该国北部谋求独立的图阿雷格人与马里政府军爆发多次大规模内战，导致马里国内长期动荡。2012年，与极端组织有关的北部反政府武装击败马里政府军，并迅速占领该国2/3的领土。当时的马里临时政府被迫向曾经的宗主国法国寻求武装干预。2013年1月11日起，法军出动陆海空三军约6500人，发动了为期3周的“薮猫行动”，帮助马里政府军夺回大片领土，将反政府武装赶入马里北部沙漠地区。

同时，受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外溢的影响，被驱赶的马里国内分离势力与恐怖势力进一步合流，频繁活动于萨赫勒

地区各国之间，对地区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从2014年8月1日起，法国联合马里、尼日尔、乍得、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5国，构建联合反恐机制，展开“新月形沙丘行动”，打击该地区的恐怖势力。其中，法国向该地区派驻一支由5100人组成的部队，其中大部分兵力驻扎在马里境内的马里戈西、梅纳卡以及加奥基地。

不过，法国为了保持在马里的军事存在，维护自身特殊利益，很多时候故意进而不击、剿而不灭。在“新月形沙丘行动”中，法国更是降低了直接参战频率，更多地是对联军行动实施总体指挥控制和支援保障。这虽然降低了法军的伤亡，但无形中影响了联军的战斗力和反恐行动效果。此后，法国又于2020年7月联合爱沙尼亚、瑞典等欧盟国家组建“塔库巴特遣队”，以反恐名义进驻马里。

关系恶化被“强行送客”

法军虽然是以“救世主”的姿态进入马里，但其习惯以宗主国身份自居，以高高在上的心态行事，遭到马里上下的反感。越来越多的马里民众将之视为“侵略者”，多个城市都曾爆发反对法国的游行示威。

转折点发生在2020年8月。马里

发生军人哗变，由哗变军人成立的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随后组建过渡政府。马里过渡政府对法国和欧洲士兵在马里存在存有敌意，双方关系迅速恶化。有报道称，为尽快逼迫法军撤离，马里军方甚至雇用数百名外国雇佣军对法军进行袭扰。

2021年5月，由于过渡政府提交的下届内阁名单中没有军方的两位重要人物，马里政局再度发生变化。同年6月，法国以不能支持一个“民主合法性和过渡都不复存在”的国家为由，宣布将结束“新月形沙丘行动”，关闭在法国的多个军事基地，转而侧重于为当地军队的反恐行动提供支持，并以参与“塔库巴特遣队”的形式，维持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存在。

进入2022年，马里与法国等国在军事合作和选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加剧。1月28日，法国外交部长公开表示马里过渡政府“非法”。对此，马里过渡政府迅即要求法国驻马里大使72小时内离境。法国政府随即宣布召回本国驻马里大使。至此，法国与马里关系的恶化使法国及欧洲国家继续在马里开展反恐活动的条件荡然无存。此次马克龙宣布撤军后，马里过渡政府更是不留情面地要求法军“毫不拖延地”撤离。

其实，在媒体看来，马里的局势动荡并不是法国结束“新月形沙丘”行动的全部原因，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一每年

投入近10亿欧元的行动，既没有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也并未巩固法国与马里的关系。随着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临近，该军事行动在法国国内引发更多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马里发生“不可接受的政变”，更多的是法国为自己撤军找到的体面借口。

延续“非洲情结”需要“角色转变”

法国对非洲有着浓厚的“情结”。马克龙曾公开表示：“非洲是法国构建未来世界宏观平衡的盟友，非洲若缺憾就不能很好地构建国际合作新秩序。”2010年，恰逢“非洲独立年”50周年，法国邀请13个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军队参加国庆阅兵，向世界展示法非“特殊关系”。虽然如今法国有时被讥讽为“二流发达国家”，但戴高乐“如果不伟大，法国就不成其为法国”的宣示始终产生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法国谋求“大国地位”的行动中，延续并扩展在非洲的影响力一直是关键一环。

因此，法国不会仅仅因为与马里过渡政府的交恶而放弃其在非洲的利益和军事存在。据马克龙透露，从马里撤军后，2500至3000名法国军人与“塔库巴特遣队”将部署在同属萨赫勒地区的尼日尔境内，继续打击该地区的恐怖活动。

同时，当前非洲严峻的反恐形势也迫使非洲国家在安全上更加依赖法国的支持。据美国国防部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的数据，截至2021年9月，活跃在非洲的极端组织数量由2010年的5个增加到25个。这些极端组织在当地发动的暴恐事件呈直线上升趋势，而国力羸弱的非洲国家根本无法凭借自身力量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遑论消灭恐怖势力。因此，与法国具有历史渊源的萨赫勒地区国家并不真心希望法国撤军。

但经此事件后，法国必然会对之前的反恐策略进行深刻反思并做出适当调整。一方面，萨赫勒地区“越反越恐”的现实让法国意识到非洲反恐局势的复杂性以及军事手段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继马里政变后，该地区的乍得以及布基纳法索政府也先后由军方接管，非洲国家的内部动荡同样使法国感到力不从心。对此，马克龙曾多次表示希望非洲国家能够增强安全与反恐的自主性，并在反恐行动中承担更多责任。因此，法国很可能会逐步减少直接参与反恐军事行动的频率，转而加强对非洲国家的军备援助与人员培训，以提升其反恐能力。当然，法国还可能在总结教训后加强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援助，通过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减少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军眼聚焦

俄罗斯切尔尼亚霍夫斯克基地——深入欧陆的“前沿哨塔”

薛宇 蔡济阳



2007年5月，针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俄军方就开始着手为驻扎在该基地的第152近卫独立导弹旅换装“伊斯坎德尔-M”导弹。这款导弹射程达500千米，可覆盖波兰全境、德国东部和捷克北部地区。2018年10月29日，以色列图像卫星国际公司公布的卫星图显示，该旅又换装了最新的“伊

斯克坎德尔”弹道导弹。截至2021年，加里宁格勒州驻军总兵力超过1.4万人，包括近卫独立第11集团军、空军地空导弹第22团等单位都驻扎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克基地。

上图：切尔尼亚霍夫斯克基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资料图片

准备出台太空“交通规则”，建立独立的太空互联星座系统——

欧洲推出“新太空计划”

丰松江

不久前，在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的支持下，欧盟27国部长级代表相聚欧洲航天之都图卢兹，商讨欧洲太空发展愿景，同意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两项太空计划提供支持：一是为构建欧洲独立的太空互联星座计划提供60亿欧元资金；二是尽快起草太空“交通规则”，引领太空领域规则的制定。这是欧洲继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和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系统之后，在太空领域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

随着太空竞争的不断加速，欧盟近年来加大了在太空探索领域的投入。根据欧洲航天局2021年6月启动的“欧盟太空计划”，欧盟成员国和英国将加强在卫星导航、地球观测、空间态势感知和安全通信等领域的投资，预算拨款高达148.8亿欧元。

据外媒报道，目前各国已经有约140个观测或通信卫星星座项目，其中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推出的“星链”计划，就将由超过4万颗卫星组成。欧洲此次准备建立独立的太空互联星座系统，主要是希望在这个长期激烈竞争的领域确立自己的位置。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会议时所言，

“在太空没有充分主权的话，那就无法征服新的领域，甚至无法保护好自己本有的领域”。这一计划的重点是加强成员国接入互联网的弹性，尤其是在受到网络攻击或出现地面光纤饱和的情况下，保障网络稳定可用。由于采用量子加密技术，该计划可确保欧洲各国政府和军事机构的通信安全。

面对未来卫星数量可能出现的井喷式增长，欧洲希望通过制定太空“交通规则”加强监管，且对“星链”等竞争对手造成的轨道拥堵加以限制。美国的“星链”计划因其卫星群过于庞大而受到各方质疑，这其中还有来自美国内部的声音。最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质疑计划可能会影响国际空间站以及该局太空资产的安全，不利于危险小行星的观测、空间科学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有这样的前车之鉴，欧洲的做法也是未雨绸缪。

太空是国家安全新领域。在太空军事化、武器化、战场化融合加速的背景下，欧洲正在不遗余力地提升太空整体能力。欧洲航天局执行主任达·科斯塔曾表示，实施强大的太空计划，将使欧洲太空发展水平保持在应有的位置。欧盟

高层也曾表示，为保持欧洲在太空的领导地位，需要在太空更有活力、更创新、更冒险，为未来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具有颠覆性的太空议程。

与此同时，随着太空领域国际竞争愈演愈烈，太空安全体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受到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在美国的带动下，法、英、德等国也在积极推动自身的太空军事化进程。2019年9月，法国正式成立太空司令部，一年后法国空军改名为空天军；2021年4月，英国成立太空司令部；2021年7月，德国也宣布成立太空司令部。未来，欧盟将通过集体协作机制加强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合作，谋求太空领域的优势地位。

当然，欧洲各国在太空安全方面也有较大的利益差异，对优先事项的考虑各不相同。同时，美国对欧洲谋求防务自主的努力十分警惕，在太空领域尤其如此。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欧洲未来的太空计划在落实过程中将面临重重阻力，欧洲在太空安全领域的自主发展也将面临多种变数。

(作者单位：航天工程大学太空安全研究中心)

兵史地志

切尔尼亚霍夫斯克基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36年。当时，条顿骑士团在这里建立一座名为“因斯特堡”的城堡，后来城堡周边开始有人聚居，当地亦被称为因斯特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属德国的因斯特堡成为苏联的一部分，1946年改名为“切尔尼亚霍夫斯克”。

切尔尼亚霍夫斯克基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一直担任俄罗斯“前沿哨塔”，有着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其所在的加里宁格勒州南邻波兰，东北部和东部与立陶宛接壤。1989年东欧剧变和接踵而至的苏联解体，令曾经“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波兰乃至“苏维埃大家庭成员”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独立，导致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本土分离，成为主要靠海空交通联系的“飞地”。

此后，北约先后5次东扩，大大挤压了俄罗斯在西线的战略空间。切尔尼亚霍夫斯克基地借助“飞地”之势，将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挺进了约500千米。在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博弈中，切尔尼亚霍夫斯克基地就像一枚嵌入北约的“钢钉”。